

# 外語類院校中的通識教育：現狀與問題

## ——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例的考察\*\*

韓振華 \*

北京外國語大學

1995年9月，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全國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協作組會議」在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理工大學）舉行，由此開啟了中國大學圍繞「文化素質教育」、「人文教育」、「博雅教育」和「通識教育」（儘管筆者深知這些術語在理論背景和淵源流變上存在不少差異，但是為了方便敘述，下文將以「通識教育」作統稱）的理論考辯與實踐探索。「通識教育」理念的提出，表面上是針對1952年中國高校因倣仿前蘇聯專才教育模式而進行「院系調整」所造成的積弊；但在深層精神上，可追溯於1993年開始的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之餘緒，外加市場經濟衝擊下高校專業細化、窄化和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之反撥思潮合力促成。揭示「通識教育」問題產生的思想文化語境，並不是要「解構」它，而恰恰是想提示主事者：「通識教育」的目標既在於「立人」（全人），那麼就來不得任何急功近利的行為，不能搞轟動效應，而應做通盤考慮，並在實踐中摸索著把「通識教育」落到

---

\*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

\*\* 本文為北京外國語大學「211」工程三期建設項目「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通識教育改革與研究」之階段性成果。

實處。<sup>1</sup>十幾年來的通識教育實踐已經取得了一些經驗，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值得我們作認真總結。在這個過程中，大家漸漸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高校實施通識教育牽涉到教育系統內部的方方面面，從理念到現實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要在當前情勢下實施通識教育，需面對與舊有教育模式相銜接或過渡的問題。舊有教育模式實施多年，依靠「老、中、青」教師的「傳、幫、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傳統課程內容、教學模式中本來就具備了「通識教育式」，而教學效果不錯的，應當保留下來，甚至我們應該推廣其成功之處。筆者以為，這是內地各類高校在通識教育實踐中皆須留意的問題。而據筆者觀察，時下對於國內外通識教育實施模式的介紹，基本上只關注到小部分綜合性大學的創新做法，而相對忽視了大部分高校在教學實踐中已形成的某些可以為通識教育作借鑒的經驗，從而造成了通識教育模式重「大破大立」、輕繼承守成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通識教育倡導者們往往津津樂道於那些所謂「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有益嘗試，<sup>2</sup>卻基本無視專業性大學、教學研究型高校的固有經驗。實際上，這種做法十分偏頗，並不利於通識教育的推行。

本文將針對社會大眾對外語類專業性院校實施通識教育所瞭解不足之問題，選取北京外國語大學（以下簡稱「北外」）為個案，並以

- 
- 1 實際上，即使擁有較為成熟通識教育經驗的美國大學，其通識教育傳統之形成也遠非一蹴而就。而且，即使通識教育理念已經根深蒂固，通識教育的實施模式（課程內容、教學方式）也往往是「與時偕行」的（曹莉，2008；徐慧璇，2008）。
  - 2 外國大學中常見徵引的是美國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等「精英型」綜合大學，最多加上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這所以理工科聞名的學府。內地高校屢被徵引的也無非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等有資格爭創「國際一流研究型大學」的著名學府。

通識教育理念來觀照其現有教學模式，既重視總結其與通識教育相通的既有經驗，同時又不迴避目前之棘手問題，嘗試揭示外語類院校實施通識教育所潛在的優勢與特殊之處，或可為通識教育倡導者們提供借鏡。

## 一、北外實施通識教育的現狀

長期以來，外語類院校所採取的教育模式予世人的印象幾乎都是：外語知識傳授與語言應用能力培養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而關注人類精神價值與文明傳承的教學內容則相對處於被忽視的地位。與之相應，外語類院校的畢業生儘管憑藉就業率和收入雙高而讓人豔羨，<sup>3</sup>但在世人眼中似乎總脫不去「翻譯工具」的色彩。在通識教育理念受到普遍關注和強調的今天，外語類院校的教學模式似乎陷入了跟通識教育格格不入的境地。

筆者以為，不少人對外語類院校教育、教學的認識存在偏頗；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缺乏實地考察和瞭解，另一方面是對所謂「專才教育」模式的強烈反感情緒使然。尤可留意者，在對通識教育理念及實施模式仍缺乏系統認識的前提下，若急切地在在外語類院校中推行這種新的教育模式，通識教育極有可能演變成「四不像」，最終落得一個「紛紛叫好，紛紛叫停」的局面。

3 據2007年11月下旬麥可思公司（MyCOS）、全球權威調查公司蓋洛普（Gallup Market Research Corp.）和中國零點調查公司共同完成的「中國2006屆大學應屆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中國企事業單位對應屆大學畢業生招聘與工作能力需求調查」顯示，在大學生畢業半年後薪資排行中，北外與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並列第一位，為每月4,000元；上海外國語大學（簡稱「上外」）緊隨其後，排在第二位，為每月3,925元，北外與上外的排名高於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這些綜合研究型大學，也高於上海財經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這些經貿、科技類大學（季譚，2008）。

那麼，事實與現狀究竟如何？筆者依據在北外的調研，<sup>4</sup>嘗試從「理念認識」和「實際做法」兩方面進行介紹。

### （一）領導與教師的認識

北外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於延安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俄文大隊，後發展為延安外國語學校，建國後首先作為部委院校，歸外交部領導，至1980年後直屬教育部領導。回顧其發展歷史，北外一直是內地培養外語人才，特別是培養外事翻譯的主要基地。<sup>5</sup>自1996年起，北外開始進行新的辦學模式論證，在此基礎上建成了多個跨學科、複合型院系，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為主體，文、法、經、管多學科共同發展的專業格局。可以這樣說，北外在建校歷史的前55年（1941年–1995年）是純粹的外語院校，外國語言文學的教學、翻譯與研究一枝獨秀；而自1996年以來，憑藉外國語言文學這一特色優勢學科，實現了辦學模式的創新。2006年初北外制定了「十一五」教育事業發展規劃，將學校定位於一所「以語言文學為主、人文社科並重，多語種、多學科、高層次、特色鮮明、國內一流、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教學研究型外國語大學」，這就是新辦學模式的核心理念所在。

面對近年來外界對外語類院校學生「重專業學習、輕人文素質培育，重功利、輕遠大抱負」思想誤區的批評，北外的領導、教師一方面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在理念上嘗試有針對性地糾偏，初步確立了

4 為撰寫此文，筆者閱讀了2007年以來由北外教務處制訂的通選課相關檔，旁聽了「華語電影欣賞」、「世界電影史」、「中國文化概論」、「《詩經》選讀」等通選課，訪問過任課教師和選課學生。同時，筆者是中文學院為全校開設的通選課「中國文學與藝術」的任課教師之一，熟悉北外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模式，亦曾就通識教育實踐模式跟院系同事、選課學生做過深入交流。

5 僅以外交部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北外畢業的校友中，僅在外交部工作、先後出任駐外大使的就有350多人，出任參贊的近600人，北外因此擁有「共和國外交官搖籃」的美譽。

「培育具有健全人格的棟樑之才」的目標。按照學校領導的解釋，這一目標具體表現為：

培養學生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寬廣的國際視野、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高尚的情操、過硬的心理素質、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並且具有強勁的國際競爭力和創新力（郝平，2006a，頁32）。

學校領導在多個場合宣示：「單純的專業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質和核心，人的全面發展才是大學所應追求的終極目標」，強調北外的教育應

著力加強對學生的人文教育，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使學生多一份人文素質，多一份人文關懷，多一份民族精神，多一份社會責任感，使他們能夠突破狹隘的謀生的瓶頸，更多地關注民族的興衰、國家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在健全的人格教育中成長為社會的精英和國家的棟樑（郝平，2006a，頁32）；

我們要培養的人才，不僅要具備扎實的外語基礎、全面的知識結構、深厚的人文素養，而且還要具備批判性思維、創新能力、合作能力、領導能力和社會責任感，是能夠較快適應各項工作的國際化創新型人才（郝平，2007，頁27）。

而在北外教師群體方面，加強人文教育也逐漸成為共識。近些年見諸報刊、論文集的就有英語學院張中載教授的〈外語教育中的功用

主義和人文主義〉、英語學院胡文仲、孫有中兩位院長的〈突出學科特點，加強人文教育：試論當前英語專業教學改革〉，尤其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教授的〈外語教育呼籲人文精神〉以及由孫有中教授主編的《英語教育與人文通識教育》之出版，皆可見北外教師們已在發展通識教育的新形勢下達成共識。

2006年秋天，在北外校慶65周年之際，郝平校長把北外的新使命定位在「把世界介紹給中國，把中國介紹給世界」。相比於「西學東漸」時期側重於「把世界介紹給中國」，如今的北外更要在「把中國介紹給世界」（亦即所謂「中學西漸」）方面下足功夫（郝平、張西平，2007）。為此，北外的通識教育還意在幫助學生「樹立文化自覺」，在外事交往等場合宣傳中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先生語）的傳統價值觀方面添一臂之力（郝平，2006b，頁19-20）。

## （二）北外通識教育的模式與具體做法

北外從1996年開始嘗試走多學科、複合型發展之路，至今已經有十二個寒暑。2008年11月，學校召開了2008年度全校本科教學工作會議，對外交、新聞、經管、法律和中文等專業進行專題教學改革研討。是次會議為北外歷史上第一次召集非外語類專業全體教師舉行的教學研討會，對於學校在辦學模式上種種創新的發展必然會被載入北外史冊中。「多學科」、「複合型」本身並不就是通識教育，但對於北外這樣一所以外國語言文學為傳統特色優勢的高校來說，多學科、複合型卻是推行通識教育學科的基礎和必要配備。在根本上，這是北外學生培養方案之首要原則——「拓寬專業口徑，加厚學科基礎」的體現和保證。

以下篇幅，筆者將從兩方面總結北外實施通識教育的模式與具體做法。

### 1. 通識教育課程模塊化，各專業學生選課時需作出適當的區別（北外教務處，2007a；北外教務處，2007b）<sup>6</sup>

根據課程設置的原則、目的以及各學科專業的特點，北外的通識教育課程（簡稱「通選課」）按模塊進行分類，共分為六個模塊，分別是：（1）中國文化；（2）外國文化；（3）社會科學；（4）哲學與方法論；（5）數學與自然科學；（6）心理學。據教務處提供的《通選課所屬模塊統計表》（2008年6月）顯示，在總共64門通選課中，六個模塊的課程門數分別為10、11、21、7、7、8。2008年秋季學期，北外共開出36門通選課，各個模塊的課程門數分別為5、5、11、4、8、3。由此可見，北外通識教育課程的覆蓋面是比較廣泛的。

通選課的遴選原則有四個：（1）通選課應該有助於學生瞭解人類文化最基本的知識領域，掌握先進、科學的思維方法；（2）通選課應該有利於增強學生的人文底蘊，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3）通選課設置應該有利於不同學科的交叉滲透、融會貫通；（4）通選課應該有利於學生瞭解各個學科發展的最新成果和趨勢，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

通選課的來源是，於目前全校公共選修課的基礎上，各專業院系在每學期需申報一至兩門課程作為全校通選課，並開放予學生作選修，教務處則組織相關專家小組以對申報課程進行審核。此外，鑒於校內現存學科有限，自2006年起，教務處於每學期從北京大學及其他

6 本小節主要參考了北外教務處：《北京外國語大學通選課程管理規定實施細則》（2007年6月開始試行，以下簡稱「《細則》」）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本科教學質量手冊》（2007年11月）。

高校引進精品課程十門左右，涵蓋歷史學、文學、哲學、醫學、現代天文學和太空探索等多個學科門類，以充實和完善通選課資源。<sup>7</sup>為保證課程質量，根據《細則》要求，申請開設通選課的教師，其在本院系教授該課程或相近課程的最近兩次課堂教學評估分數均應在90分以上（含90分）。

而在學生選課方面，《細則》規定：外語專業學生必須修滿14學分通選課方能取得畢業資格（佔總學分的十分之一左右）；並按六個模塊分類，每個模塊至少要選2學分，剩餘2學分不得選修本專業課程或與本專業相近的課程。非外語專業學生必須修滿8學分通選課方能取得畢業資格，其中心理學模塊至少選修2學分，其餘學分由學生所在院系設定模塊供學生選修。《北京外國語大學本科教學質量手冊》規定，通選課選修總的原則為：學生不得選修與自己本專業相近的課程，如選修本院系開設的通選課，該課程學分將不獲計算。

## 2. 校園文化系列講座專題化，院系系列講座常態化

北外除了從北京大學引進「中華文明史」和「西方美術史」等精品課程外，還積極開掘校內外學術資源，開設系列專題講座，拓寬學

7 除了從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綜合性高校引進通選課程以外，值得特別一說的還有由「中關村地區高校教學聯合體」開出的跨校選修課程。「中關村地區高校教學聯合體」是在北京市教委的倡導下，於2001年5月由中關村地區12所高校（包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央財經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央民族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工商大學和北京外交學院）成立的。聯合體內學校的在校生可以選修其他學校的課程，在完成課程內容和考核合格後，可獲得相應學分，本校予以承認。2009年春季學期，聯合體共開出超過22門選修課（除去其中的重合或類似課程）供聯合體內高校學生選修，其中包括「易學概論」、「自然科學概論」、「傳統建築賞析」、「交響樂欣賞」、「中國歷史文化概論」、「中西文化觀念比較」、「國際法」、「電影藝術欣賞」、「拉丁舞」、「瑜珈」和「營養與食品」等課程。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聯合體開出的選修課程可以實現各高校之間教育資源統籌利用和學科優勢互補，間接實現培養學生綜合素質之目標，但它們並不屬於北外教務處認可的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範圍。

生的理論視野，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在這方面，北外的一個固定「節目」是聘請優秀校友舉辦「大使系列講座」。除此之外，還把每學期的校園文化系列講座專題化，每學期設置一個專題，有選擇地聘請校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及學者圍繞設定專題開設講座，每個系列一般有十講。自2005年以來，已分別圍繞「東西方文明」、「中外文學藝術」、「東西方宗教哲學」和「東西方關係」等專題成功舉辦了系列講座。此外，學校學生會、團委與中科院等單位共同主辦了全校規模的「百科苑系列講座」和「電腦系列講座」。學校教務處曾經試點為這些系列通識講座設置學分，但試行一學期後因感到難以操作，遂恢復其講座本色。

而學校各院系也努力推動院系內部系列講座常態化，比較有影響的如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的「比較文學系列講座」、「漢學家系列講座」，俄語學院的「俄國文化系列講座」，日語系的「名人名家大講堂系列講座」，都廣受師生歡迎。

值得指出的是，與一般綜合性大學相比，北外在通識教育理念與實踐中都突顯了文化交流、文明對話之內容。這當然是外語類院校的發展定位和培養目標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其憑藉自身學科特長，在全國大學實施通識教育的大潮中，極具彰顯特色、發出自己聲音的潛在優勢。

## 二、現實與理念之間的錯位：困局與難題

北外悠久的外語教學實踐積累了豐富的語言教學經驗，其中最關鍵的是保證和捍衛小班互動的教學模式。在過去十餘年中國高校擴招成風的背景下，北外一直堅持「適度發展、控制規模」的原則；即使到「十一五」結束的2010年，北外仍會控制全校全日制在校中國學生

的數量維持在6,500人（其中本科生5,000人，碩士生1,200人，博士生300人）。只有這樣的規模，方可保證學校繼續推行小班教學。學校領導相信，

在經濟全球化、資訊化和電子化的今天，小班教學的優勢越來越得以體現。……區別大學之間教學的標尺已不再是他們所提供的課程，而是小班教學的質量。在技術變革的影響之下，堅持小班教學，保證小班教學質量，將在未來成為檢驗學校教學科研水準的重要標尺（郝平，2007，頁27）。

小班教學模式並非北外現有42類外語語言教學的「專利」，事實上，北外全校超過60%的非語言類專業課也採取小班教學方式。學校適度的招生規模正是為了保證全校每個專業教學班維持24人的定額，而在2007年新開設的非通用語專業教學班，學生人數甚至定在18人或16人。這樣，即使學校沒有助教制度，但教師集體備課及小班教學的模式仍可滿足授課方式多樣化和因材施教的基本要求。<sup>8</sup>

北外實施多年的小班教學本來就與通識教育的實施模式比較接近，作為一套相對成熟的教學模式，經過完善後可為通識教育課程所借用（起碼通識教育中的「小班討論」環節可以借用既有小班教學模式）。然而，「根紅苗正」並不等於一定能結出「碩果」。事實上，目前北外的通識教育實施情況並不樂觀，尤其是通選課的開設亂象迭出，弊端重重。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糾結。

---

8 按照一般高校的師生比例，北外的教師編制是大大超標的。這主要是因為小班教學模式本身需要配備大量師資；當然，行政人員、後勤人員冗餘，與教師編制的比值過大，也是不能忽視的原因。

### （一）通識教育與專業教學理念「倒掛」，導致通識教育課程質量普遍較低

《細則》中說：

自2007級新生開始，全校本科生原有公共選修課正式更名為通識教育選修課（簡稱通選課）。

這再也不能更清楚地顯示，北外現有通識教育課程在本質上仍是「原有公共選修課」，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承襲「原有公共選修課」，現有通選課的教學模式一仍其舊，延用大班教學模式。更重要的是，由於沒有助教制度，通常幾十名甚至上百名學生選修的通識課程根本沒有小班討論環節。雖然學生的專業課基本能保證小班教學，但另一方面，貫徹通識教育理念下最應配置小班教學的通識教育課卻缺失了小班（討論）環節，這顯示主事者對於通識教育與專業教學的理念仍是「倒掛」的，而這種理念錯位至今仍未有些許調整之徵兆。

《細則》又規定，

通選課在預選階段實行淘汰機制：通選課開課最低選課人數為20人，在預選階段選課人數低於20人的課程停開。新任教師首次開課選課的人數最低放寬至16人，在預選階段選課人數低於16人的課程停開。

這種淘汰機制可能是通識教育試驗階段的必然產物，但它卻在客觀上極可能導致教師在設計課程時以向學生提供「甜點」、「蜜桃」為趨

向，學生的興趣完全主導了通選課機制。<sup>9</sup>這樣，通選課當然就淪為學生修讀學分時的常識裝飾課、放鬆調劑課，或者「風花雪月」的「小資教育」課。當大多數學生抱著蒙混過關的心態來上通選課時，他們的消極情緒與教師的「媚迎」心態惡性循環，教學質量焉得保證？可以說，當教師的「媚術」窮盡之際，也必然是這些通選課「下馬」之時！

通識教育理念落實為具體教學實踐，必須充分留意它有別於以往「公選課」之處。如果從「原有公共選修課」向「通識教育選修課」的「升級」只是作表面文章，那麼可以說這是對「通識教育」理念的極大敗壞，還不如不改。

## （二）課程設置隨意性大，缺乏「共同核心課程」

依照《細則》的介紹，通選課來自各個院系的隨機申報和外校已有課程資源的引進，教務處雖握有「審核」大權，而通選課也初步實現模塊化，但在總體上課程設置的隨機性仍然非常大。而且，儘管學校宣稱「到目前為止，學校總計開設出80多門優秀通選課程供學生選擇」，但這些課程大多都是「概論、原理加通史」模式（尤其以「外國文化」、「社會科學」、「哲學與方法論」三個模塊較為突出）（郝平，2007，頁27）。通識教育課當然需要此類課程，但當大部分通選課都屬於這種模式時，就非常糟糕。

要貫徹通識教育理念，在現存大量通選課資源而教學質量普遍低下的現實語境下，著重建設幾種「共同核心課程」（the common core

9 例如，2009年春季學期預備開設的六門通選課（「中國政府與政治」、「電腦網路應用技術」、「西方生態主義思潮導論」、「C語言程式設計」、「Visual Basic程式設計」及「Visual Foxpro資料庫程式設計」）皆因選課人數不足而停開。

course)，從「多而濫」走向「少而精」，或許是最有效的解決途徑。在2005年6月北京舉行的「首屆中國文化論壇：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上，與會學者普遍認為，內地高校的文化素質和通識教育應該著重建設「核心課程」，特別是「中外經典文本研讀」核心課程（甘陽、陳來、蘇力，2006，頁6）。2007年7月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中國內地「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即

旨在通過實踐「名師講授、經典研讀、助教導修、深度學習」的教學模式，促進通識教育教師在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上的提升和改善，推動大學通識教育向深度發展（殷小平，2007，頁219）。

筆者親逢是次講習班，曾作為復旦大學通識教育「小班討論制」助教代表，在晚間的「通識教育與小班討論制」座談會上暢談體會；另曾在講習班期間擔任李學勤先生經典導讀課之助教，主持小班討論。儘管在長期親歷親為中目睹「經典導讀」、「小班討論」環節的不盡完善之處，但從實踐過程中，也讓筆者更加相信通識教育之可以作為。而且，對於北外這樣一所外語類院校，「共同核心課程」完全可以跟中外文經典細讀結合起來，庶可起到「一石二鳥」之功效。

甘陽先生主張：

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道路，……不應該走沒有任何教學要求、沒有任何訓練設計的「通識教育大雜燴」，而是應該將在有限的學分限制下精心設計少而精的幾門「共同核心課程」作為第一步。要以綱帶目逐漸形成配套課程，而不是氾濫成災地弄一

大堆泛泛的「概論」式選修課或隨便聽聽的講座課（甘陽，2007，頁35）。

雖然筆者深知推行這類通識教育所面臨諸如機制、師資和助教等難題眾多，但仍然相信這條路只要肯做肯為，以點帶面，定能獲取不菲之成績。

### 三、小結

綜上，筆者通過在北外的調研，嘗試在本文中揭示北外實施通識教育的現況：已獲得學校上下較為廣泛之重視，初步形成課程設置——覆蓋面廣、實踐方式多樣化和凸顯跨文化特色之格局，這是其值得表彰之處。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廣泛重視」並不等於「深刻認識」，北外在貫徹通識教育理念過程中，存在因循之弊，以「通選課」之名，行「公選課」之實。通選課缺乏小班討論環節，在語言教學中業已非常成熟的小班模式並沒有借用到通選課教學過程中，在筆者看來是北外實施通識教育的最大缺憾。與之相應，在通選課數量龐大的現狀下，如何實現課程的核心化、精緻化，走通識教育規範化之路，仍是需要主事者認真探討的課題。

據筆者瞭解，北外的日常教學模式及通識教育實施情況在中國外語類院校中相當有代表性。相比於其他類型高校，外語類院校教育教學模式的特殊性造就了它們在實踐通識教育理念時，一方面擁有巨大的潛在優勢（尤其是其憑藉學科優勢形成的跨文化視野，以及在語言教學中業已比較完備的「小班制」教學模式可為實施通識教育所借用），但另一方面也具有一般綜合性大學實施通識教育時之弊病（理念認識不系統、教育浮泛化）。正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筆者

認為，外語類院校應該發揮自身的潛在優勢，更加積極地投入通識教育的建設；而在這個過程中，及早達成通識教育之深刻、系統認識，儘快摸索出一套真正適合外語類院校的通識教育實施模式，切實提高教學質量，並在全國大學通識教育討論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正是外語類院校教育工作者當前首要解決的問題。

願更多的人能加入通識教育這一意義深遠的時代運動中來！

## 參考書目

1. 北外教務處（2007a）。《北京外國語大學本科教學品質手冊》。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
2. 北外教務處（2007b）。《北京外國語大學通選課程管理規定實施細則》。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
3. 甘陽（2007）。〈大學通識教育的綱與目〉。《大學通識報》，第3期，頁23-37。
4. 甘陽、陳來、蘇力（2006）。〈導言：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首屆中國文化論壇的緣起、目的與問題〉。載於甘陽、陳來、蘇力（編），《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頁1-8）。北京：三聯書店。
5. 季譚（2008，1月2日）。〈2007北京高校畢業生流向探查〉。《第一財經日報》，第A6版。
6. 胡文仲、孫有中（2006）。〈突出學科特點，加強人文教育：試論當前英語專業教學改革〉。《外語教學與研究》，第5期，頁5-9。
7. 孫有中（編）（2008）。《英語教育與人文通識教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8. 徐慧璇（2008）。〈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內容之發展與啟示〉。《大學通識報》，第4期，頁107-127。

9. 殷小平（2007）。〈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綜述〉。《大學通識報》，第3期，頁219-236。
10. 郝平（2006a）。〈與時俱進，建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時代精神〉。《北京教育（高教版）》，第1期，頁30-32。
11. 郝平（2006b）。〈尊重文化多元，堅持文化自覺，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外交評論》，第2期，頁19-20。
12. 郝平（2007）。〈以評促建，評建結合，全面提高辦學水準〉。《北京教育·高教》，第10期，頁25-27。
13. 郝平、張西平（2007）。〈北外的新使命：把中國介紹給世界〉。《國際漢學》，第15輯。
14. 張中載（2003）。〈外語教育中的功用主義和人文主義〉。《外語教學與研究》，第6期，頁54-58。
15. 張西平（2007，10月24日）。〈外語教育呼籲人文精神〉。《中華讀書報》，頁19。
16. 曹莉（2008）。〈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理念與現實〉。《大學通識報》，第4期，頁79-100。